

唐代叢書

卷十六

靈異錄 魑魅記 鬼塚志 幻異傳
幻戲志 幻異志 稽神錄 錦裾記
冥音錄 離魂記 再生記

靈異錄 陝上紀 鬼錄志 初學錄
初學志 初學志 諸神錄 解謎記
冥書錄 雜述記 雜生記

唐代叢書

卷十六

靈應錄

唐于逃撰

鄜姬

有鄜姬鋤桑拾得一銅觀音像剡壁作穴安之每有食
饌不惟蔬藪魚肉之類皆將供養姬有子時在潘葑軍
前日夕祝之保其安寧其子當陣之際倒于草間聞背
上連下三劍似擊銅器聲戰罷起看身上並無傷痕其
母此日見銅像落在地背上有三刃痕罔知其由至子
回說其事方知神助

沈仲霄子

沈仲霄之子於竹林中見蛇纏一龜將鋤擊殺之其家數十口旬日相次而卒有識者曰元武神也

衢州民

衢州民家里胥至督促租賦家貧無以備殮祇有哺雛一隻擬烹之里胥恍惚問見桑下有著黃衣女子前拜乞命又云自死卽閑不忍兒子未見日光里胥曰某到此催徵卽無追捕殺傷者其女泣而逃里胥驚惻回至屋頭見一雛哺數子其家將縛之次意疑之不許殺遂

去後一旦再來其雞已抱出一羣子見里胥向前踴躍
有似相感之狀捨而遂行數百步遇一虎跳躑漸近忽
一雞飛去撲其虎眼里胥因斯奔馳得免至暮從別路
回其家已不見雞問之云朝來西飛去杳無蹤里胥恠
之具說見虎之事遂往尋之其雞已斃於草間羽毛零
落自後一邨少有食雞子者

長興姬

晉郭文舉與虎探去鰓虎送鹿來報以爲異今長興縣
有郢姬採桑次被虎銜入深谷中不傷之其虎就將蹲

自旦至午媼告曰某之年邁莫有宿業否今困於此又不食乞太聖念之呼虎爲大聖遂伸一脚於媼前看之有一竹籤在爪下媼又曰莫要去邪虎掉尾點頭似相感之狀媼乃爲拔之迅躍數四却銜至舊所並無損至夜置一鹿於門首去

安吉媼

智鈞大師說天福中安吉有邱媼家力羸備好修善長蔬食或見魚鱉之徒鳥雀之類皆贖而放之因潒水後有一龜長尺餘從門入媼恠之令子將往家前瀆內放

之其子遂於龜背著放生字放於水中其龜又上岸沿
河田畦間有一孔穴可深三二尺龜忽陷其中嫗子曰
本將放爾命却落於此中乃攘臂取之龜卽不見矣探
得白金二錠莫知其由

呂門官

洋山在海中有廟其神傳是隋煬帝山高峻內有三湖
名曰三姑菱茨鳬鴈灘鵲鴛鴦之類悉有又有神立于
門首號曰呂門官凡欲祭饗其厨多鼠而夏足蠅預告
其門神卽絕之

陳太

陳太者先家貧販紙爲業而好施有一僧不知其名號
長仰酒慙每來求食多說一生瞬息速作善事或問居
何寺云老僧以四方爲常住呵呵而已如此得三載而
陳氏供待如初忽一旦謂陳曰爾有多少口要幾許金
便得足陳曰弟子幼累二十口歲約一百緡粗備緣以
業次淺薄無得厚利僧笑曰我有白金五十錠酌爾三
年供養因指庭中金櫻樹曰此去造一佛堂當有報應
言訖而去陳謂之風狂故不信至夜見一白鼠雪色緣

其樹或上或下久之揮而不去陳言於妻子曰眾言有
白鼠處卽有藏僧應不妄言遂掘之果獲五十笏其僧
遂絕縱矣

薛主簿

永嘉縣有一人患瘡衣裳襤褸顏色寒餒於市中求乞
羣小兒多將箴隨後撼其瘡處亦不爲怒有薛主簿愍
之來卽與飲食去亦不謝或時負薪出賣至暮從水南
而往莫知所止薛後暴卒見一人持文帖云太山府君
追薛憂惶隨往經歷路岐甚崎嶇入一城中如官府薛

立門外追者入唱喏云某乙到聞聲云領入追者却出
引薛至堦前仰視一人衣王者之服廳宇高敞兩廊數十人濟濟而立王問因何事追之吏云爲前生冤家執
論王遣之令勘對薛方回身忽報大舅至王卽起身迎
揖薛觀之乃瘡者也遂高聲叫相救瘡者見薛拍手驚
曰主簿何得此來王曰有冤債追瘡者謂王曰老舅承
斯人顧盼可爲援之乎王愀然良久謂吏曰試看命如
何吏趨出將到二卷簿書檢云有三十年在王曰奇哉
乃謂薛曰能作善業卽可得還薛曰如得還生願造尊

勝幢子所解冤讎王令一吏記之語畢又一吏報云某乙冤讎已承功德解脫王顧薛忻然稽首曰大哉法力還世速建置無遷延若非舅知識亦難相爲吏令拜王及舅王處分吏曰令向追者準前押領薛回不得停駐遂引從舊路歸直至所居門首似夢覺家人號泣云一宿矣頃方能言斯事後遂每日一食建幢子專持念其瘞者卽不至矣乃圖像供養焉

高彥

潮州高彥司徒夢見一道士仗劍至臥內高問彼何人

答曰來作司徒之子要戮數于冤讎高驚覺說之其妻
是月有孕身長一子精神俊利名曰禮年十三四心好
詐後繼父之位毒害生民動惟傷殺醉怒一婢因而斬
之後頗作崇照鏡見其形禮甚惡之謂親密者曰我前
後殺人多矣或衙內宿舊或軍中勲烈皆無滯魄偶勦
一婢彷彿在焉有善道法者求以厭之親密者乃言道
士葉孤雲精於符錄請試佩之禮如其言後果絕影響

黃德瓌

黃德瓌家人烹鼈將箸筮覆其釜揭見一鼈仰把其筮

背皆蒸爛然頭足猶能伸縮家人愍之潛放河涇間後
因患熱將殛德瓌徙於河邊屋中將養夜有一物徐徐
上身覺甚冷及曙視胸臆悉塗淤泥其髓在土間三曳
三顧而去卽日病差

錢珣

右丞錢珣與裴安居近珣病死再宿而活言於妻子曰
人召云命已終然平生無作罪業便再爲男子遂去市
人畢瑫家託身人見其家雖門戶低小而物力甚豐其
畢氏妻有孕月數足將有所育忽一使者持帖奔至云

誤矣合在裴家爲男此非也又隨使者到裴家見其妻
使者云當在斯爲子緣裴氏妻月數未滿故令其回此
去四十日壽當終爾及斯而卒裴家是日果產一男容
色有似石丞訪畢氏之子皆如所說

章蘊

上虞縣有民章蘊者因歲歉於鄰人假糧數十斛後鄰
人闕食就索之抵負誓曰的不還作犂牛填章笑而許
諾朞月章卒其鄰家產一犢當耕耨之次謂弟兄曰章
某欠我米已云許作牛還此犢莫是否偶以姓名呼之

隨聲而應再答旣而哆淚屈膝似拜許之狀報其家屬
來驗之右肘上隱起字曰負人米罰作此畜其家乃數
倍價贖而養之

台州漁者

台州海壩有漁者死信宿而活云被人追往一處入院
宇中見先舅氏在其間似爲世之曹吏謂漁者曰追者
誤矣姓名同爾呼追者曰是温州界梟乙速押斯人回
去當別之際調曰舅在此甚驅馳爲向骨肉間言造楞
嚴經救援餘無所要又戒之曰爾之業不善還世改求

衣食良久有人報上司有帖下云來歲在戊子諸道兵起惟江南疫死數千人處分水府減魚料一百萬頭追者促行回至所居驚覺其家將欲殯次其年果然漁者乃爲行者

燐鱗人

有人常燐鱗貨歲月既深而有惡報一旦歸怒其妻擻髮而曳之其髻子脫在手腦中盡是鱗頭戢戢焉而卒

狗不相食

眾說狗不相食者近人道矣匏里有人將其肉餒一犬

銜往草中跑地埋之鳴咽久而不去

屠者

漢書云挹婁國人穴居好養豕食其肉衣其皮冬以膏塗身厚數分以禦風寒今之屠者眼多似其類焉

雪溪漁人

雪溪有漁人將簞籃捕魚往收之際見一鱧長數尺枕於簞上將鐵叉參之不中看簞內有一小鱧漁者思之此必是其子未取之隱於葦叢再候大者良久至游泳簞外求出其子漁者忽悟曰常聞殺鱧益罪乃謂其魚